

〔典藏版〕



ZI
CHUAN

4

帝都赞歌

下

老猪
著

史诗巨著 · 巅峰之作
十年之后，《紫川》钻石典藏版王者归来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ZI
CHUAN

4

紫川

帝都赞歌

老猪
著

〔典藏版〕

〔下〕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CHUBANSHE



第五卷

帝国黄昏





第一章 魔皇神威

步、骑兵混合的魔族近卫旅源源不断地从巴丹城左侧的山麓林中开出来，隆隆蹄声和脚步声响彻山麓，掀起一阵黄色的尘雾，黑色的阵头和飞舞的旗帜在漫天的尘雾中若隐若现。

“启禀大人，魔族部队向我阵地全面进攻！”

“我看到了，而且看得比你清楚！”紫川秀没好气地说。他实在难以理解魔神皇的想法，放着进攻最凶猛的文河不对付，也不理睬猛攻魔王坡的斯特林，偏偏找上缩在一边的自己，莫非自己踩过魔神皇的尾巴吗？

他问传令兵：“斯特林怎么说？”

“斯特林大人说，中军兵力很吃紧。他没办法把重甲骑兵抽调给我们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远东军务必坚持到日落。当文河将军击溃敌十一军后，中军就能腾出手增援我们。”

“坚持？魔神皇调了第三军和整个近卫旅攻打我们，斯特林就给我们坚持两个字吗？”

将军们站在紫川秀身旁，神情紧张。谁也没料到，在面临文河集团和中央集团强大压力的时候，魔神皇竟有这样的魄力，把手中最强悍的力量调来对付远东军。

罗杰飞步走近，远远就叫道：“大人，敌人逼近了，是装甲兽军团！撤吗？”他知道紫川秀的作战风格，远东军最喜欢的是欺凌弱小，若遇到强大敌军，紫川秀是从不顾什么面子的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。

紫川秀没好气地说：“斯特林下了死命令，怎么撤？”

“大人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没办法，出动秀字营吧。”

成立之初，秀字营有士兵八千余人，后来紫川秀大力招募流亡在远东的家族士兵和

反正的叛军士兵，最高峰时，秀字营的人数曾高达两万人。这是紫川秀在远东起兵发家的嫡系部队。历经多次战斗，秀字营的兵力也有所折损，此时，秀字营部队只剩五千多人。

但这五千秀字营绝非普通的军队。他们七八〇年跟紫川秀守过帕伊、参加过布卢村的大练兵，并在其后被称为远东开国战役的科尔尼大会战中首次参战，力挽狂澜，随后又转战埃罗、特兰、沙加、红河湾等多个战场，立下功勋无数。

连年鏖战，很多老兵都战死了，但凡是活下来的秀字营士兵，个个都堪称虎狼之士。经紫川秀传授的秘籍再结合不断的实战，秀字营个个精通武艺，杀戮本领锻炼得炉火纯青，意志坚强，如铁似钢。士兵们脸色肃冷，阵旅严整，军容壮观，举手投足间，他们透出了一股狰狞杀气。

紫川秀一阵风地掠过队伍，扬声喝道：“对面来的，是魔神皇的亲卫军！他曾冲破我军阵地，杀戮我军将士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令我军脸面丧尽！现在，能不能挡住他们，能不能为我远东挽回脸面，全都看你们了！”

秀字营被紫川秀鼓动得杀心萌动，齐刷刷地拔出马刀高高举起，五千把雪亮的马刀在太阳下一片明晃晃的，耀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
遥遥地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轰轰轰！那沉闷的回响，像是地窖里传出的雷声，又像是地平线外的雷鸣。在近卫旅装甲兽沉重的脚步下，大地在剧烈地颤抖，在下沉！

前方出现了黑压压的阵脚，黑影如大山一般巍峨，敌阵尚未扑到，那片巨大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了每个人的心头。那片阴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明显。近了，近了，可以看到装甲兽的嘴脸和白色毛皮了，那片野兽的号叫令人心悸。

“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”

震天的欢呼声犹如汪洋波涛，一浪高过一浪。近卫旅唱起了赞美大魔神的颂歌，歌声如那春雷一般。

翻越高山，踏过大地，穿过沙漠，跨越河流，征服敌人，杀敌！杀敌！
如你的威名震撼，如你的荣光沐浴，
近卫旅，神族之剑，
近卫旅，王国骄傲，
近卫旅，大魔神的骄宠儿！

就在那歌声中，近卫旅猛扑向前，排山倒海的欢呼，震得地面都在颤抖，他们那庞大的身躯布满了目光所至的原野。

“秀字营！”罗杰一声怒喝，横刀指着对面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装甲兽队列，“上马！”

骑士们俯在马脖子上，长矛长长地伸出马身，向前冲杀，枪矛如林，空气在震荡。

秀字营骑兵疾掠过原野，迅猛犹如闪电，凶悍又如雷霆，犹如乌云压顶般扑面而来，怒吼同样惊天动地：“杀，杀，杀！”

装甲兽们丝毫不惧，高呼着大魔神的赞美歌迎着扑面而来的那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冲上。

一方是王国的头号精锐，号称大陆第一强军，历史悠久的强悍之师；一方却是组建不到三年的劲旅，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悍勇！

精锐对上了精锐，魔族的装甲兽与秀字营终于正面交手了！

“自由投射！”阵头响彻一声尖锐的号令。

两军尚未接阵，在迅驰的马背上，秀字营骑兵猛力一挥，一轮凶猛的投枪投射雨点般落到装甲兽的阵中。

对装甲兽来说，抵挡投枪那是小事一桩，他们连正面的砍刀都能运气挡下，一般的远程武器根本伤不了他们。但这次不同了，投掷投枪的，全是秀字营的好手，近距离内，他们全力投掷的投枪，其威力更胜于强劲弓弩的发射。

嗤嗤声中，投枪毫无阻碍地穿透了装甲兽的硬皮，鲜血飞溅、望着胸口凸出的投枪，再看着手上鲜红的血，刀枪不入的装甲兽实在难以理解这个事实，自己竟被人类射穿了！

“嗷！嗷嗷！”被重创的野兽发出了狂暴的咆哮，高举着双手就向敢伤害自己的人类冲过来。但他们只来得及前冲了两步，双脚却已不足支撑那庞大的身躯了。

砰的一声巨响，一座巨大的山崩溃了。一头装甲兽圆睁着双眼，颓然倒下了，那两米多高的身躯掀起了一阵飞尘。紧接着，是第二头、第三头……

被投枪射中的装甲兽纷纷栽倒在地，尘土飞扬。尚未接战，魔族的前军已是尸体狼藉，重伤未死的装甲兽的惨叫声和呻吟声响成了一片，但后阵的装甲兽正高歌着源源不断地开上来。

万马奔腾，秀字营骑兵从高处倾泻而下，雷霆万钧地撞入了装甲兽的队列中，最为残酷的近身肉搏战斗开始了。

眼见敌人终于肯扑上来正面搏斗，装甲兽们欢呼雀跃，兴奋地高歌：“如你的威名震撼，如你的荣光沐浴，万岁！万岁！”

他们的信心来自百年间从不遇对手的胜绩，正如雷欧公爵骄傲地声称的那般：“大陆上能在装甲兽面前坚持两脚直立一分钟的生物还没诞生呢！”

但很快，装甲兽发现，自己唱歌唱得太早了！对面前的敌人，自己竟占不到丝毫便宜，对方的近身杀伤力比起自己毫不逊色，或者说，更胜一筹！

在秀字营高手的内力面前，装甲兽的坚韧皮肤起不到防御的作用，轻易地被刀劈开，被矛戳穿。刀砍矛戳中，高大又笨重的装甲兽跟不上秀字营的速度。骑兵们以不可思议的敏捷，猛砍狠戳，那种狠快，若非亲眼所见无法想象。铁骑冲阵，直如狂风席卷，所过之处，那些高大笨重的身躯扑通扑通地如被砍倒的巨木般砰然倒地。

粗壮的身躯给了装甲兽恐怖的巨力，但也造成他们迟缓的反应。在对上半兽人军队时，因为对方同样是粗壮型对手，这个弊病还没有显现出来，但对上了动作敏捷杀伤力又大的秀字营，反应迟钝就成了装甲兽致命的缺陷了。

他们还没举起那粗大的铁棒，已觉一股冰冷直插入了体内。秀字营士兵风一般从他们身边卷过，装甲兽扬起满是血污的脸，愤怒地吼叫起来，但手中的重棒却已无力地落下了，颓然倒地。

交错之间，装甲兽吃了大亏。战线越来越向前推进，装甲兽倒地殒命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快。装甲兽气愤得嗷嗷大叫，却是一点法子没有。虽然拥有力大无穷的优势，但再大的力气，若是打不到敌人，那便一点用处也没有。眼前人类的身手太灵活了，任凭自己将重棒舞得呼呼作响，却连他们的衣角也沾不到，相反，自己舞动的武器只要出现了丁点漏洞，那就完蛋了，对方动作快得惊人，往往自己还没反应过来，喉咙或者胸口处就已被刺穿了！

那情形，很像是一头粗壮的狗熊在森林中遭遇了一群黄蜂，狗熊拼命挥舞它的巨掌，却碰不到黄蜂丝毫，怎样躲避都是徒劳。秀字营经历多年的鏖战，他们将掌握的武艺与战场杀戮经验结合起来，千锤百炼出了最精湛的杀人技艺，每一招都没有多余动作，干脆利索，犀利无比。他们就像一群散布死亡的恶魔，近卫旅不可动摇的阵头竟被冲得连连后退，只遗下大片狼藉的尸首。叶尔马在前沿吼叫连连，带着督战队一次又一次发起进攻，却一次又一次被秀字营打退。

在今日的会战中，远东军团赢得了不朽威名，一雪前耻。他们与大陆最强悍军团魔神皇近卫旅针锋相对，所表现出的战斗力令世人刮目相看。

在高坡上，魔神皇纵目眺望，满脸的诧异之色。这样的情景，是他怎样也想象不到的，王国的骄傲，所向无敌的近卫旅，竟在近战中被少数人类打得节节后退。谁都料不到，在远东军中竟还有这样的秘密部队，能在正面对战中压倒装甲兽！

魔神皇震惊不已：“紫川秀啊紫川秀，你真是让朕惊奇了！你还有多少底牌没拿出来呢？”

雷欧公爵劝慰道：“陛下不必过于担忧。近卫旅虽进攻不顺，但对方人数并不多，我们将部队分批次投入战斗，不间断地进攻，对方的特种部队总要被疲惫和劳累摧垮的。”

看看雷欧，魔神皇说：“时间。”

雷欧公爵立即醒悟。现在，时间宝贵得每一秒钟都是金子做的，神族若不能迅速攻垮远东部队，那自个儿的右翼就有被人类打垮的危险。

沉默良久，魔神皇轻声说：“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给朕备甲！朕也想看看，单枪匹马杀入我们大营的好汉，究竟是怎样的三头六臂！”

雷欧失声道：“陛下！一介人类敌将，不值得您亲自出手。”

“若不能迅速击溃远东军，我中军和左翼就有崩溃的危险。紫川秀死，远东军必然

崩溃。若不是这仗关系实在太，朕也不愿这样对付一位值得尊敬的将领。”

“陛下！”望着魔神皇，雷欧眼里充满了担忧。纵然是天下无敌的神皇陛下，若落入了数万半兽人的围攻之中，恐怕也难逃力竭身亡的下场。

遵照魔神皇的命令，侍卫们送来了铠甲、头盔、护肩、铁臂等披甲，魔神皇穿戴整齐，行动间响起了清脆的金属铿锵声。走到案前，看着搁在案上的长剑，魔神皇慢慢地抓住了剑鞘，身形一动不动。

侍卫们静心屏气。寂静中，仿佛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嗡嗡响声，像是有一只小蜜蜂飞舞着翅膀震动空气发出的声响，嗡嗡声越来越响，那种低沉的回音震得人心头难受！

叮的一声脆响，魔神皇食指在剑鞘上一弹，一道水波般涌动的白光从鞘中涌出，尖锐的嗤声中，白光带着呼啸脱鞘飞出！

侍卫们惊呼，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魔神皇在空中一抓，飞舞的白光定住了，在他手上凝固起来。

众人看清了，白光是一把长剑，黑色的剑柄略显得纤细。雪亮的剑刃上，笼罩着一层晶莹的、仿佛雾气一般的白烟，剑刃有生命般地嗡嗡颤抖着，仿佛不甘心被人握在手中。

看到这剑，各位侍从齐齐后退了一步。这剑上的杀气太浓了！看着它，就像看着某种凶邪的猛兽似的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惧。

魔神皇轻声说：“此剑名为‘光华’。”

寂静中，众人齐齐吸气的声音显得非常清晰。

雷欧颤声道：“陛下，莫非这就是……”

“正是。”魔神皇一挥，方寸之间，长剑隐隐然风雷声动，“这正是左加明王的佩剑。三百年前，明王就是用此剑来屠杀我神族子弟。三百年后，朕用此剑饱饮人类士兵的鲜血，也是一件快事！”

魔神皇翻身上马，朝着高坡下那面迎风招展的远东军主旗直奔而去。

看到敬爱的皇孤身杀入敌阵，雷欧焦虑得心头像是有一把火在烧，痛楚和忧虑像毒蛇一般咬着他的心灵。此刻，他是多么希望能与皇一同并肩杀入，为皇而战，用自己那坚厚的皮甲为皇遮挡无数的刀枪剑矢，但他知道，自己的武功低微，在千军万马中只会成为皇的拖累。

魁梧的装甲兽战士默默跪倒，合手祈祷道：“大魔神啊，请保佑我们的皇，请保佑我们的国家。”

午后时分，太阳从乌云里面探出了头，温暖的阳光洒在战场上，洒在那些战斗的、死去的和即将死去的人们身上。厮杀才进行了不到五个小时，但两军都已有数以万计的战士永远地躺在了战场上。这是一场空前壮观的杀戮，在历史上从没有过，即使三百年

前的蓝河会战与之相比也相形见绌。

战阵摇摆不定，前后推移，场面壮阔，战场从无边无际的平原一直到郁郁葱葱的森林，从巴丹破碎的城墙一直到魔王坡前的灌木丛，两军冲撞对击，犹如两个庞大的史前怪兽在这平原上进行着野蛮的搏斗，每一次进攻都像是怪兽用自己粗壮的肢体给对方凶狠的一击。

由于秀字营出人意料的强悍战力，近卫旅军团一时竟无法突破远东军的阵地。这种情况下，魔神皇不得不亲自出动了。

午后一点左右，统率远东军前锋的罗杰红衣旗本率先察觉了不妙。

正前方响起了排山倒海的呼声，装甲兽们高高挥起了武器，在雷霆般的万岁声中，魔族军阵中裂开一条通道，一员骑着白马的黑甲骑士就从夹道欢呼的近卫旅官兵中奔驰而来，雪白的斗篷迎风招展。

冲着那个骑士，近卫旅官兵疯了一般吼叫着，蹦跳着，死命地挥舞着武器，旗帜在摇摆，军阵在呼啸，那犹如烈焰燃烧般的炽热感情连数十米外的远东军都能感觉得到。

看着一路奔越过近卫旅军阵的骑士，罗杰十分吃惊：“竟敢那么嚣张！骑着漂亮的骏马，穿着豪华的铠甲，这不摆明告诉我罗杰大爷你是魔族的大凯子吗？很可能是魔族的哪个高级贵族亲自上阵了……最好这个白痴再上前一点，不要躲在盾牌和人墙的后方……”

仿佛听到了罗杰的心声，眼看已经奔到了最前列，那骑士仍不停步，战马一跃而起，跃出战阵的人马被阳光照耀，轮廓华美得无法形容。他就这样跃了出来，跳到两军之间的开阔地上，直直朝着远东军的军阵奔来！

人类弓箭手立即做出了反应，尖锐风声中，数以千计的箭铺天盖地地向他射去。一声脆响，谁都没办法看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看到那一瞬间的光亮耀眼，一道刺眼的白光在骑士身周飞舞了一圈，白光所到之处，飞箭都被绞得粉碎。

密集的尖锐破风声中，支离破碎的箭杆和箭头以可怕的力量反弹了回来，雨点般落在了远东军阵中，前排的秀字营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骑士毫不耽误，继续向远东军阵策马奔来。没等弓箭手们放出第二轮箭，骑士一阵疾驰，已经冲到了远东军阵头。立即，冲着他，无数的投枪和刺枪攒射而来。

谁都看出这个单枪匹马来闯阵的家伙不好惹，为了谨慎起见，士兵们纷纷躲在盾牌后，用长枪来对付他。只见白光一闪，顷刻间，无数的肢体和兵器碎片满天飞舞，鲜血溅得老高。后面的士兵甚至还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只看到那白光在眼前一闪，自己的头已经飞上了天。

罗杰不由自主地从马背上站了起来。刚才那一瞬间，他看到一道白光如同恶龙般在那骑士身周围盘旋往复，所到之处，便是满眼鲜红的飞溅血肉。在那骑士身周五米半径内，满地都是猩红的血肉和断裂的武器，无一活人。

远东军阵地竟被他硬生生杀出一个缺口来了！

目睹神皇威势，近卫旅齐声欢呼：“塞穆黑林！”呼声排山倒海，直如山洪海啸一般震撼。

罗杰失声惊叫：“魔神皇！他是魔神皇！”

消息犹如一阵可怕的寒流吹过远东军阵：“魔神皇！魔神皇亲自来闯阵了！”想起传说中不败的当世第一高手，远东官兵无不心头战栗。

这是巴丹战争中足以让魔族自豪千年的一刻，魔神皇一人横扫千军。这也是足以让紫川秀和远东军颜面扫地的一刻，参战的部队都堪称远东的精锐，但与单人快骑的魔神皇相比，就显得笨重而迟钝，就像一群肥猪去追逐一只飞舞的蜜蜂。大部队赶不上魔神皇的速度，来得及拦截他的小部队却只能沦为他肆意杀戮的对象。

“杀——”魔神皇狂暴地发出了怒吼，他像是一头喷火的恐龙，怒吼着撞入了远东的队列中，在魔神皇的神剑面前，沉重的铁甲薄得像纸一般，能穿透装甲兽硬皮的投枪却是穿不透魔神皇身周一层蒙蒙白光，火箭都在这道白光前被阻住了。在漫天箭雨中，在远东人的军阵中，魔神皇不停地策马前进，畅通无阻，所到之处便是一片腥风血雨，破碎的肢体和兵器在地上铺开了一条鲜红的道路，接连不断的怒吼和惨叫声是魔神皇前进的伴奏音。

远东军阵大乱，将领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敌人，狼狈不堪。罗杰不断地下达命令，然后又迅速推翻自己前一秒下达的命令：“第三团去左边……啊，不好，去中间！拦截他！啊，笨蛋！我早叫你在右边埋伏人马了！”

慌乱中，罗杰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，魔神皇左冲右突，忽进忽退，看似漫无目的地冲杀，但不知不觉间，他与远东军主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了！

罗杰醒悟过来，不好，这家伙的目标是统领大人！他大吼：“把他的战马干掉！”

果然，魔神皇虽然刀枪不入，但他的坐骑却不能同样全身披甲。一通箭雨过后，战马长嘶倒地，被倒地的战马压住了腿，魔神皇一时挣脱不出。

魔神皇落马之处是半兽人三十三团队的阵地。眼见有便宜可捡，四个半兽人枪兵立即冲了上去，四把长枪同时疾刺。但还没来得及及刺到魔神皇身前，魔神皇长剑已先挥出，无形剑气发出，先断枪，再断人，四个半兽人兵同时被腰斩，鲜血激喷，惨叫声惨绝人寰。

可怕的死亡没能吓退剽悍的远东军人。士兵们都知道，眼前这家伙是魔族的皇帝，他数次发兵侵犯远东，屠杀无数，是远东民众苦难的源头。恰在此时，消息传来：“魔神皇的目标是统领大人！他想谋害我们的光明王！”

“绝不能让魔神皇靠近光明王！”

千万人心声汇成一个最简单的目标。想到最敬爱的光明王大人正受到魔神皇的威胁，所有的畏惧和犹豫都被一扫而空，面对可怕的强敌，远东战士展示了过人的勇气。半兽人战士嗷嗷狂叫着像狂狮一般向魔神皇猛扑过去。

“只要杀了他，远东的一切苦难都结束了！”抱着这样的信念，冲锋的士兵一队接

着一队，“杀掉魔神皇”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，激愤的远东士兵纷纷从各处壕沟里冲出来，举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朝着魔神皇冲去。

但就在那最后一刻，魔神皇终于从马匹尸身下抽出了腿。面对犹如蚁群一般汹涌而至的敌人，即使以魔神皇的强横也不禁皱眉。

冲在最前面的三十三团团队长罗邦一瞬间就被魔神皇杀掉了，但这丝毫影响不了远东官兵冲锋的势头。以魔神皇为中心起了一个可怕的风暴，人马都如漩涡般拼命向里挤。什么战术、什么武功，此刻全被半兽人士兵抛到了一边，此时此刻，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我们的王正受到威胁！绝不能让魔神皇靠近他！”士兵们毫不犹豫地迎着魔神皇的利剑冲上去，他们已不追求杀敌，不追求军功，为的只是用血肉之躯来阻拦魔神皇的前进，为光明王争得躲避的时间，哪怕就是拖延一秒钟也好！

军阵中，成千上万人在拼命地叫：“光明王，快避开！光明王，快避开！”战士都往魔神皇那儿扑，虽然能近魔神皇身边的，百中无一，但纵然这样，魔神皇也感觉招架不住了。虽然手中宝剑依然锋利，斩杀依然犀利，但敌人这样一波波扑来，连绵不绝，奋不顾身，不说别的，光是那斩杀的尸体就足以将自己埋起来！一连斩了上百人，脚已经被半兽人的尸首给埋住了，脚底下被血浸得打滑，站都站不住，在这血肉的沼泽中，魔神皇艰难地挥剑前行。

远东军主营。

“大人！”古雷声音异常沙哑，“魔神皇正在朝这边杀来，他杀出了罗杰大人的包围圈。德昆将军正在努力拦截，但魔神皇实在势不可当！请大人您速速回避！”

“光明王，快避开！光明王，快避开！”

听着那震耳欲聋的呼声，紫川秀牙咬得紧紧的，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迸出来：“为了掩护我，这么多的战士倒下了！我怎能回避？”

“大人，难道您要让大伙的牺牲都成为白费吗？”

“魔神皇并非三头六臂，现在正是围杀他的最好机会！传令，把秀字营的好手都调过来，我就在这儿等着魔神皇！古雷，你马上……”

啪的一声响，紫川秀两眼一滞，没等他转过头来，已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白川在他身后及时地扶住了紫川秀软倒的身体，把他放了下来。

看一眼罗杰，白川冷冷说：“这家伙的倔脾气犯了，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古雷，叫人把他抬走，快！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古雷心悦诚服。

他暗暗庆幸，幸好白川赶来了。危急关头，她的刚烈果断更胜于男儿。换作远东军中其他任何一个将领，哪怕就是自己或者罗杰大人，谁敢这么重重在统领大人后脑上敲上一记？

卫兵们急急忙忙抬着紫川秀往后营走，古雷这才松了口气。他对白川说：“大人，统领大人不能理事，请您主持大局，接手指挥。”

“好！”白川很爽快地答应。这不是谦让的时候，决战关头，远东军绝不能陷入无指挥的混乱中。论威望和地位，紫川秀之后，白川是当之无愧的远东军的第二号人物。

“另外，统领刚发布了最后一个命令，他下令调秀字营过来，在中军旗下设下埋伏，全力围杀魔神皇。”

“魔神皇不是傻子，既然统领大人不在这里了，他自然不会再往这边冲了。”

“请恕下官自作主张了。”

白川抬起头来，却看到古雷身上穿了全套的银甲，那套紫川秀标志性的专用铠甲。

护卫队长笑笑：“白川大人，假扮统领大人，这在下官已不是第一次了。干这个，下官很拿手的，绝不会让魔神皇看出破绽的。”

看着古雷，看着他憨厚的笑容，刮得铁青的脸颊，清亮的眼神，白川默然无声。

这个鲁莽而忠诚的军人，他唯紫川秀之命是从。他从最初就跟随着紫川秀，比自己跟随紫川秀的时间更长。大部分时间，他沉默得就像是紫川秀的影子，人们都忽略了他的存在。

这个人，就是自己很熟悉的古雷啊！

“你知道等一下要面临什么危险吗？你下定决心了吗？”

古雷的回答平静而简洁：“下官已有觉悟，请大人恩准！”

“好。”白川迅速地转过头，她不想让古雷看到自己眼中的泪光，“我答应你，调集秀字营围杀魔神皇。你多加小心，情形不妙的话，赶紧逃吧！”

古雷点头一笑，却不作声。

为避免无谓的伤亡，白川下令放开由前阵通往中军的道，让魔神皇畅通直入。

带着满身的血腥和杀气，魔神皇杀到了中军营前。此时，谁都不能把魔神皇与往日风华绝代的美男子联系起来了，他看起来简直是个怪兽！浑身被鲜血浸得通红，破碎的肢体和肉块粘在他本来明亮的铠甲上。在这寒冷的冬天，铠甲上还冒着白气，那是刚刚离开人体的热血没来得及冷却。大量的血从他身上的铠甲上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，魔神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鲜红的脚印。

“魔神皇来了！魔神皇来了！”

纵然事先已经有了足够的预想，但魔神皇的强悍仍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心脏在怦怦跳动，热血在无声地沸腾，刀剑全部出鞘，脚步轻轻地移动着。微微躬身，对着魔神皇，秀字营官兵排成了一列，紧盯眼前的怪物，握住刀剑的手全部被汗水湿透了。

眼前正在逼近的，那是大陆最为强大的存在！

望着眼前阵列整齐的队伍，魔神皇卡特放缓了脚步。刚才厮杀太过激烈，他需要时间来回气。咔嗒一声轻响，魔神皇打开了头盔的遮眼护罩，好整以暇地打量起对方来。在他的扫视下，士兵们如浸冰水，身上泛起了一阵寒意。

魔神皇微微皱眉。眼前队伍只有百人左右，却肯定是紫川秀的最坚强核心，士兵们的动作和气质都不同一般，与其说他们是军队，倒不如说他们是上百人的高手集合。若

被他们纠缠住，外围的远东军回援包围，自己就危险了。

必须速战速决！

白川低叱一声：“杀！”她第一个冲魔神皇投出了投枪，跟着，上百人同时出手，无数的投枪从四面八方闪电般朝魔神皇射去，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密集的光痕。在如此密集的打击下，即使魔神皇真长了三头六臂也没法接住这么多高手全力投出的利器！

瞬间，白川只觉眼睛一花，人影一闪，所有的投枪只穿透了魔神皇的残影，全部深深地插进了地里，魔神皇消失在原地！

白川失声道：“他去哪了？”

众目睽睽，光天化日，魔神皇竟凭空失去了踪迹。魔神皇动作之快，竟超出了人类的视力捕捉极限！

有人惊叫：“在上面！”

白川愕然抬头，正对上了正午的烈日，刺眼的光圈中，一个黑色的轮廓正在自己视野里急速扩大！

魔神皇从天而降！

没等吃惊的白川反应过来，身边的士兵大吼：“危险！”一下子把她给推开，白川站立不稳，竟被推得摔倒了。一道裂声传来，白川还没反应过来，一股滚烫的液体将白川浇了一头一脸。就在刚才一瞬间，推开白川的士兵已被一道白光从中劈成了两半，鲜血四溅，很多都浇到了白川身上。

一击不中，魔神皇没有再在惊呆的白川身上浪费第二击。他大踏步朝前走，目标正是在大旗下的“紫川秀”。

此时，秀字营高手们已被魔神皇撇在了身后，魔神皇距离“紫川秀”已不足十米，而挡在他面前的，只剩下三个卫兵。魔神皇轻松地冲过卫兵的阻拦，晃身闪过了古雷劈来的一刀，挥手間，鲜血飞溅，古雷的脑袋已飞上了半空。

魔神皇抓了古雷的首级看了下，皱起眉头。在那瞬间，白川捕捉到了魔神皇的心理：这人是不是紫川秀呢？好像和部下说的不大像，武艺也差了点……

急中生智，白川号哭起来，凄声叫道：“他杀了统领大人！为大人报仇啊！”

她抄起一把刀朝魔神皇扑去。被她的哭声惊动，秀字营高手们也一窝蜂地向回冲，朝魔神皇围攻过去。

听到白川的哭声，魔神皇再无疑惑。他笑笑，提着古雷的首级纵身跃起，几个起落，人已在二十米外。秀字营高手们追过去，但魔神皇速度极快，眼看都是追之不及。魔神皇一意避战，从远东军阵的上方跃了过去，普通的兵将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。很多部队甚至都没接到拦截的命令，于是，白川只能看着魔神皇的身影跃过了一个又一个方阵，最后遥遥消失在茫茫的兵海中。

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，整个过程不到二十秒。看着地上古雷的尸首，白川欲哭无泪。



第二章 喋血高地

紫川秀立即被唤醒了。听着白川的报告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自己下令诱杀魔神皇，这个结果也未免太难堪了。军阵被魔神皇杀了个通透，秀字营损兵折将，却连魔神皇一根毛都没伤到。魔神皇真是强悍得可怕，没想到，连秀字营也没办法把他给截下来。

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魔神皇也没达到他的目标，自己安然无恙。

回到中军指挥营时，紫川秀发现，中军营乱成一片，呼声四起：“统领大人死了！”

“光明王阵亡了！”

紫川秀愕然，转头问白川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大人，魔神皇刚才冲杀了进来。为骗走他，我不得不高呼您阵亡了。失礼了。”

“明白了。可你怎么骗走魔神皇的呢？”

犹豫一下，白川说：“古雷阁下自愿充当您的替身，我同意了。”

“古雷当我的替身？”紫川秀急切地问，“他没事吧？”

“请节哀，大人。古雷阁下已英勇殉国。”

多年的军事生涯已把紫川秀的心灵锻炼得如钢铁般冷硬，但乍然听闻古雷的死讯，他还是抑制不住地热血上脑，眼前一黑，一阵眩晕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白川连忙扶住了他，却被紫川秀一手甩开。他怒吼道：“你怎么能命令古雷这样干！你派他去送死！”

对着紫川秀愤怒得要喷火的眼睛，白川没做任何回答。她没有解释当时情形的危急，也没有强调魔神皇令人恐怖的强大，更没有向紫川秀解释，古雷是自己申请执行这个任务的。

她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，单膝跪下，长长的睫毛颤动着，眼里波光盈盈。

紫川秀捂住了脸，却捂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。他哽咽地对白川说：“你起来吧。”

“大人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魔神皇太强，我们都没办法。”

虽然极度悲痛，但紫川秀也清楚白川的良苦用心。若不是她骗走魔神皇，若不是她强行把自己架走——自己武功虽然比古雷强，但也未必能挡魔神皇的雷霆一剑。

擦干了眼泪，他已恢复镇定：“走，我们到中军旗下的高台上，到全军都看得到的地方。”

站在高台上，右手按刀，紫川秀高大的身影不怒自威。

当看到紫川秀的瞬间，中军营爆发出了一阵欢呼，士兵们欢呼雀跃：“统领大人依然活着！”

站在高台上，紫川秀冷峻的声音传遍了中军的每一个角落：“向全军公告，我安然无恙。再有敢传播谣言的，立即斩杀！”

参谋部倾巢动员，所有参谋和传令兵都被派了出去，信使举着小旗向前沿部队一路疾奔，高呼声此起彼伏。

“统领大人平安无事！”

“魔神皇已被击退！”

“坚守岗位，听候命令！”

当快马信使一路奔来，喊出那声“统领平安无事”时，整个远东军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值得庆贺的是，紫川秀阵亡的消息还没传到最前阵，还没引起前沿部队的恐慌。

重新接手指挥权后，紫川秀望望头顶被乌云遮盖着的太阳，惨白的阳光无力地照在北风呼啸的战场上。这一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漫长，从战斗开始的凌晨到如今，两军战死的人马都近十万了。无数早上出发时还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，此刻都静静地躺在冬天冰冷的原野上。

但这一天，才刚刚过去了一半而已。

在这半天时间里，人类军战死了三个红衣旗本、十七个旗本、三十一个副旗本；魔族军也失去了三十一个白披风，多年来不曾亲自出手的魔神皇亲身杀入敌阵，取了远东军首领紫川秀首级。

时间，才刚刚是下午三点二十分。

直到此刻，魔族高层还没有察觉，被魔神皇干掉的紫川秀是个假货。他们只是不解，在失去首领之后，为什么远东军依然能保持如此旺盛的斗志？不过在他们看来，那不过是远东指挥部封锁了紫川秀阵亡的消息罢了。

魔神皇很乐观地向雷欧和叶尔马宣称：“他们支撑不到天黑了！”

魔神皇对未来抱乐观态度，但他的部下可没他老人家这么坚定的信心。远东军能否坚持到天黑还是个未知数，但裴玛知道，自己是肯定支持不下去了。文河攻打得越来越

急，裴玛连续向魔神皇派去了六七拨求援信使，得来的只有一句答复：“再坚持一个钟头！”

皇帝的一个小时，自然和平常人的一个小时是大不相同的。裴玛从中午十二点挺到下午四点，哀号得嗓子都哑了，魔神皇许诺已久的增援终于施施然登场了。看到这支期盼已久的增援部队，裴玛差点没被气掉鼻子。魔神皇舍不得从中军和右翼抽调塞内亚族兵马，他派来的增援是由马维率领的第十六军团！

当马维带部队扑到左翼战场时，士兵们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。

本来是青色和褐色的土地上，现在已经看不出土壤的颜色了，所见之处，都是一片血红。尸骸已经堆满了平原、荒漠和山坡，双方的伤兵在尸骸堆中发出凄惨的呼救声，濒临死亡的重伤人员奄奄一息地呻吟着，但声音被淹没在那震耳欲聋的交战声里。就在这尸山血海之上，活人踩着死人的尸骸和鲜血，仍在厮杀。

军鼓一通地震响，一支又一支新部队从森林里出现，沉默地走向那厮杀血场。不论是人类还是魔族，只要能活动，统统拿着兵器死命地厮杀，田野和平原上血流成河，鲜血已经流得连土壤都吸收不下了，开始汇成小河向外面流淌。

“即使地狱的修罗斗场也不会有这样可怕的景象！”叛军士兵惊骇道，“到这种地步了，他们还在打个不停！他们还是人吗？”

第十六军团的到来给左翼的战斗造成了相当的影响。当他们突然出现时，东南军还以为是帝都的增援提前到达了，疲惫交加的人类官兵兴奋地把帽子丢上了天空，欢呼声雷动。

但当第十六军部队在魔族阵地上以战斗队列展开向文河军逼近时，所有的欢呼声顿时哑了。企盼已久的援军居然是敌人！这个事实与希望落差实在太大了，人类军阵中一时出现了混乱。

文河大声呼喝道：“弟兄们，看到了吗？来的是魔族的第十六军，是那个卖国贼马维的狗腿子们！还记得半年前的奥斯战役吗？谁让我们功败垂成？谁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弟兄？我们连塞内亚魔族都不怕，难道我们还怕他们的走狗不成？”

回应他的，是一片愤怒的喧嚣：“干掉叛徒们！”

对于那些在背后出卖自己的叛徒，人类对他们的仇恨甚至更深于魔族。被文河这样大声鼓劲，右翼的东南军以更加凶猛的势头猛扑上前。看到那些穿着魔族军装的人类，东南军将士们气得咬牙切齿，杀得加倍起劲。

凭良心说，第十六军的表现并没有如魔族嘲笑的那样被“一击即溃”，为打好这场仗，马维也是下了血本的。他骑着战马在阵前回奔走呼叫，在队列前抛撒大袋大袋的金币来招募敢死队勇士，许诺升官封赏，但是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这支部队始终缺少一种冲劲和悍不畏死的勇敢。而文河的部下们，那些为自己祖国和民族所战斗的士兵，却具有这种冲劲，骑兵们穿着被打碎的铠甲，浑身是血，举着破损的武器，如痴如狂地朝着叛军队列冲杀而来，叛军和魔族只能依靠密集的阵列用长矛来逼退人类骑兵的进攻，